文通

敘治水

此敘事之祖

文通卷之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貢

正義曰、禹貢一篇、主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禹貢敘治水、以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嘗考之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兖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于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

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荊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

鄭夾漈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萬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不以山川定經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為史者主於州縣易移而其書遂廢

自水經而後其體絕矣

黄省曾曰自九丘不傳四嶽埋緼周官存藪浸之略爾雅開崐崘之端若司馬遷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兼八表況王滐寖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釃激巨右攺張是以啓塞靡恒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其營緯紜紜沌沌莫之質覔也已故漢之桑欽追法貢體錄爲水經羅併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註之限錯陳舊纂以備㕘鈎派盡條科以釐脉衍務討異奇

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設。乃曠絕之觚翰也。然規綱則舉。解節未彰。迨於後魏酈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弘襟。擅圖輿之顓學。隨經抒述。掇籍弘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訛。或極辨而較是。或裒逖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皐。維夾岊之抵岍。環閭之亭鄣。跨俯之城陸。鎮被之巘嶺。廻注之溪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沈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摭右采。豈曰桑欽之詁釋。實所

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督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宇中之逦撰也一則主於叙山而水歸詳綴一則專於紀水而山頗寓列盖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溱洹者遂及荆岐亦自然之偶爲而不可判離者也故併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猝輭之煩勤爾客謂二經所記於今矛盾矣其將捨旃可乎予辭之曰子何榆枋之安而嫐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辨味也桑酈之括纂猶之姒禹之昔成也今卉藥

非箴盤之精粲咸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擿本草以詆誕序禹貢之遠闊可乎況山殊稱目而盤崎之形不晐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惑焉遡迴往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五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泰枉蕭何之顯布也㺚䝤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澄演之而聚書唐興纂之而建部守節屢登於正義應麟嘗戢於地鈔江淹補之而不能言甫刪之而頓蹟古人

崇好。文獻足徵。奇欲搘核希怪。狀寫物靈惕探荒極。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剖離翕。鑒度晷晷晷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訊帝采。則二經者。亦寰內不刋之珍典也。

範

甞讀洪範見武王之所訪箕子之所陳俱在彛倫攸敘然疇雖有九而其旨要則惟水火金木土五者而已矣何也彛倫攸斁而帝不畀鯀以洪範九疇者以其汨陳五行也天以洪範九疇錫禹而初一曰五行。則五行謂非九疇之大綱乎雖于初獨不言用下文八者俱以用言非五行獨無用也葢以下文所云用者皆用此五行也九疇只此五行夫固所以陰隲下民而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謂彛倫之攸敘敘此

焉耳。是故惟五居中，不以數言。五事、五紀、庶徵、五福
則皆五也。政雖八也，食、貨、祀、賓、師統於三官，而八政
非五歟？德雖三也，正直一，而剛柔之克各二，三德非
五歟？稽疑雖七也，卜兆五，而其占則用二，稽疑非五
歟？至六極，則皆五福之反也。但五行在天地間，凡萬
事萬物莫非自然之運用，而用之者則各有攸當耳。
所以敬用五事，即五行之本諸身而罔弗欽也。農用
八政，即五行之施諸民而農爲先也。協用五紀，即五
行之合乎天而罔敢悖也。建用皇極，即五行之一於

中而端表則也又用三德即五行之矯其偏而從乎
正也明用稽疑即五行之各兆而慎所擇也念用庶
徵即五行之各有徵而可自省也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即五行之禍福在人所自取也可見皇極居中固
有以握乎九疇之樞五行在初實有以統乎九疇之
用是五行不言用而天下萬世大經大法雖欲越此
以為用焉不可得矣況箕子之所陳者乃千古聖學
之傳故建極在上會歸在民王道蕩蕩平平本人人
所當率由而天人貫通之理亦人人所當會歸焉者

循此則彛倫敘悖此則彛倫斁矣可不愼哉至以此揆之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于義本無所取但其所同者五行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是水火木金土在洛書謂之九數而天地萬物之數管是矣在洪範謂之九疇而天地萬物之用管是矣諸儒不知五行乃洛書洪範自然孚起之妙必欲以疇强合於數焉何哉且洛書自一至九其奇耦方位各有定在洪範自初一至次九不過九疇之綱耳果何以見其初一五

行三八政之類皆爲奇次二五事四五紀之類皆爲偶初一五行方位當在下次九五福六極方位當在上八政當在左五紀當在右洛書之數九而洪範何爲于初一卽曰五行次二乃曰五事次三乃曰八政其數皆雜亂而不循其奇偶方位之敘也雖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原未指爲洛龜何爲卽以洪範之九疇配洛書之九數以其言列其位且衍之八十一章焉果洛書也果洪範也止因其同一九字而必欲一一同之又何怪其愈傳而愈訛耶況禹旣因洛書以

敘疇矣或謂先天卦取則洛書又有謂後天卦取則九疇果天已錫之伏羲復錫之于禹果伏羲已先禹而爲之書禹乃後伏羲而爲之疇果禹先文王而敘之爲九文王後禹而列之爲八果禹先箕子而爲之範箕子後禹而衍其說耶諸說紛紛皆劉歆之說誤之也要之道一而已矣得其意則殊途而同歸否則道本一而見則二惡足以窺聖人之學

鄭樵曰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曰五行五行之序一曰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

不畀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彛倫攸叙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葢九疇之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兖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揚荆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

天下之中、與徐兗接境、自兗徐旣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先次揚次荆、何也、葢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鯀陻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爲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

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
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
五十五。至於用則爲五十虛一爲大衍以揲蓍也。
武王始入殷訪于箕子、受洪範踐阼三日、召士大夫
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恒者乎。
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
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亦端冕
奉書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北面立、師尚父曰先王之

道不北面、至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慾者從、慾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机。於鑑。於盥盤。於楹。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豆觴。於戶牖。於劍。弓矛。皆為銘儆焉。

象

王弼曰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主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主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

存者乃非其言。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畫可忘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義斯見矣。

彖

王弼曰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

著法二陽一陰則從陰二陰一陽則從陽以此

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道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國異容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彖之所尚斯為盛矣夫少者多之所貴也寡者衆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夫陰之所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

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舉二體者。卦體不由乎爻也。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約以存博。簡以濟衆。其唯彖乎。亂而不能惑。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故觀彖以斯義可見矣。

曆

世本曰、容成作曆、

尚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協用五紀、其五曰曆數、

陳同父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於

朔弦望晦

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攡攡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

分至

[illegible]字

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中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贏朒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

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與日兢、兢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燿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

創制、治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
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
時、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
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
之者、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
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
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
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
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

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須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苛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十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除、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月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

李本寧曰、陶通明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余

往在史館、四明相國、嘗拉余從其里人司天者學、余謝未能久之官大梁、會日食時不相應、衆莫解也、安肅邢士登僉憲大梁時、上書言國家大統曆、本元郭守敬授時曆、頃者日食刻分不合、兩至失子半之交、率間一日、宜亟改氣應轉交以合天行、明興用夏變夷、何得以勝國至元辛巳爲曆元、守敬嘗稱諸應等數不用爲元正、欲後人隨時改革耳、故十七年作曆、至三十一年而三應、業有加減、隆慶間、監臣周相議年遠數盈、天度漸差、失今不考、所差必甚、大宗伯趙

其言、請召士登爲京朝官、主欽天監事、中涓懼溺其職不果行、余甚壯其人、思誦其書不可得、會行邊過鄜延、耽士登手、相勞如平生、得所爲古今律曆考卒業焉、言天周歲周之差、上下消長之法、古曆未備、而獨授時爲詳密、其測日景地凡二十七所、別創簡儀仰儀、方案窺几圭表景符諸儀、參伍錯綜、能盡其變、今大統朞實之數、與朔實交轉未推測改正、且初造曆不言所測景何地。去極若干。與授時合否。沿襲舊文、布之天下、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甚無當也、其考春

秋日食必於月朔曾無一爽僖公五年辛亥朔旦冬至元史謂辛亥與天合則可謂正月朔旦與天合則不可五年十有七年兩日食史失加時晝夜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則春秋史官以失閏故補足一閏兩策俱存而修史者并收之必無比食之理其失出記載之誤者五或出置閏之差者六尚書月令昏旦中星今古不同謂六十六年差一度非定法也邵子皇極經世差法度越諸子然而一朞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但曰三百六十六

日氣盈朔虛各五日有奇、共十二日有奇、而但曰退六日、進六日、共十二日、一閏再閏、各有日下不及全分之分秒、而但曰二十六日六十日、俱就成數約言之、寧無疑誤。後學諸如此類、眞喟然動衆。其要指曆以日月爲主、務先明於氣朔、而五星之行、一視日度爲準。日度正、斯五緯正。歲差不明、日度未改、則五緯之步。安所適從、將有以玄枵爲星紀、甲子爲乙丑者、舛不甚乎。按之古、候之今、仰占象緯、俯察璣衡、如數一二、如合符節、豈夫碣石談天、作恠迂之變、傲人以

所不知欺人以所不習乎哉士登又言律與曆相通而律不可以爲曆名律曆考者存故實耳諸史志天文志五行各爲一家非曆則莫得原委所游秦晉中州必測日景復買舟走吳越測東南西北景同異忘寐達旦其少時喜數學九章算術亹亹不舍貌爲省瘦凡數十年而考始就固宜精絕若是胡元入主中華天地變易士恥食其祿而一代曆法前無古人宇宙大矣顧令絕地通天之儒產于被髮左袵之朝乎
國家文明盛治天所篤祜有異人如士登者貫三才

括萬象羅百家彌縫郭氏之闕而匡救其所不及抉千古未盡之秘成千古未備之典洗千古未雪之憾當吾世而見其人與書是千古未有之遭也

何燕泉曰漢律曆志曰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夷狄之有曆亦自中國而流者也然東夷北狄南蠻皆不聞有曆而西域獨有之蓋西域諸國當崑崙之陽於諸夷中爲得風氣之正故多異人若天竺梵學婆羅門伎術皆西域出也自隋唐以來已見於中國今世所謂回回曆者相

西域象緯之學絕不

傳為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以今考之其元實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之歲其法嘗以三百五十五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有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為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之度著陵犯之占曆家以為最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逮我

高皇帝之造大統曆也。得西人之精乎曆者。於是命
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迄今用之。今按
歲之爲義於文從步從戌。謂推步從戌起也。白羊宮
於辰在戌。豈推步自戌時見星爲始。故與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敕文。謂
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
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
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時洪武壬戌十二
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餘年。

用藝衞曰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爲大日月爲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明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曆過也傳也

本紀

史通曰、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者、其莫過于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按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

秦失其鹿亦有攸分

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恠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于列國。假使羽竊帝王。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

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葢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其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閒厠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

者既以編年爲主惟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于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于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世家

史通曰、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周之東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其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

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惟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卽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惟止一身。或襲爵

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爲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强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並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勑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

牛弘周史、南紀蕭嶴、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删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

列傳

史通曰、夫紀傳之興、肇于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爲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

亦略不同

夫五帝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皇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析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嫌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違紀傳之

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
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
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
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
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
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
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于古者、惟有附出耳
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
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于朋流、然世之求名者、

咸以附出爲小益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如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于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劉勰曰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

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其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足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紀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

長源 路史 正復 至此

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羊高作春秋傳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卽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者夫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二字衍）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狂可歎息者也故述

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于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敘。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也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此論補史傳者

補注

史通曰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府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士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

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眾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劭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

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
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
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
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以披覽。切惟范曄之刪
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
所捐。以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
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
其非既如彼。謐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
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隗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

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

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西盡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異諸華劉裕等傳皆云丹徒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創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

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爲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僞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氏將崩霸國云搆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討曹武欽誕問罪馬文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摧於孝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

施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旣具錄𭓕文不知改易姓名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表曆　年表　人表

劉子玄曰蓋譜之建名起于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爲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此其證歟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于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

讀者之非

評表

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銓擇强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以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既為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于天下也

人表　十六國春秋

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爲限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于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

如韋昭洞記陶弘景帝王曆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楊用脩曰班史古今人表予反復論之其謬有四一曰識鑒之謬二曰荒略之謬三曰名義之謬四曰妄作之謬夫傳道者曾子乃列於冉閔仲弓之下蓋不知曾子不與四科之故也首霸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蓋不知五霸莫盛於桓文之說也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反在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

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此其識鑒之謬也。嬃后嬃也居嬃於上下。出后嬃於下上。弃冢弃也。寘弃於下上列冢弃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鄭無卹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具垂。是舉名謚而離之。此其荒略之謬也。茲二謬者古人嘗論之。見於張宴羅泌之書。然猶就有成籍而謫之爾。若其名義妄作之謬。則未有及之者也。予以爲固作漢書紀漢事也。鴻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劉氏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旣已乖其名

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有仲尼之聖。然後可以裁定前人。憲章後世。然而六經之述。必待晚年。固何人也而高下古今之人乎。依阿人螭。自取天憲。使其自署當在何等。身陷於重淵之下。而抗論於逵霄之上。誰其信哉。昔荀卿論十二子。一時人爾。識者猶或非之。固又豈卿儔哉。謂之妄作可也。大謬若此而古人之論曾不及之。豈以爲不足論乎。班史文詞世所深好。益有愛之忘其醜者矣。注家之說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趨舍難一、班所論未易掎摭。陋哉

書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分禮樂爲威儀懸象出於天文郡國生

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古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云

畧古今人表同

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于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切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紀天爲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禆竈

梓愼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亾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澒色著青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刋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非不遵往例寸有所長賢於班馬遠矣

五行

災祥之作以表吉凶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

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崩由於朽壤、又曰太歲在丑

乞𢽾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

縮循環、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决疑

龜焦蓍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梁師之營、鵩集

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

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審其

休咎也、故證候相軋、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

一、洎漢興考洪範以釋陰陽、如江璧傳於鄭客、遠應

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

桂樹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於蜚蜮蝝螽震食崩折隕雨霜雹大水無氷其所證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蟘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襚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穹垂譴厥罰安在探頤索隱其可略諸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爲繁富猶廣以拾遺加之語錄況春秋記二百四十年夷夏之國盡書而經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

殁告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脫變、而必知其地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楚嚴作霸、荊國始僭稱王、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實、移的就箭掩耳盜鐘、詎知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大為國、菽為強艸、鷟著青色、負蠜匪中

國之虫、鸜鵒爲夷狄之鳥、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而爲志。不亦惑乎。且每有敘一災推一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準句。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興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動遵繩墨、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所以

言有乖越事不精審也天道遼遠神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烏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誌諸竹帛誰曰不然若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談匪容易駟不及舌無爲强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秕文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曰不朽。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亦同諸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旣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甚穢累，其流日廣，聯其繁富，百倍前修。愚謂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唯取當時撰者可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如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墳籍志，庶免譏嫌矣。

人形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子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肢六腑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旣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道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

方言

都邑 氏族 方物

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叙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権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宗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

户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宫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名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

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于周隋或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討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

三閭
三戶
訛

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辯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夷從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巳降氏族而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

符瑞　釋老

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纘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盖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諜

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姓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羡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事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茍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磬哉

書事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也然亦未必無遺恨焉今更廣以三科用曰敘沿革曰明罪惡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捨節文升降則書之

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叅諸五志庶幾無闕但古作者鮮能無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朝闕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二史咸擅一家遞相瘡痏可謂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者哉若王沈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

則篡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簒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必伸以純摘窮其負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愚生所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起龍漦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

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廪君盤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也魏晉已降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嗤鄙異聞頗爲無知所悅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痂齡石戲舅而傷贅猥雜蕪累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

祥瑞

朝會

癰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摧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凰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麕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關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眞僞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經書其使來聘書其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

感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庭。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常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

名位

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

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

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

項籍之先世爲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

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

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乃敘其名位一

一無遺此實家諜非關國史其煩四也考茲四事以

觀今古舉作者之規模遵指人之準的亦有言或可

記功或可書而記闕其文傳亡其事何則始自太上

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郯子，始聞少皥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之祟。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羖大夫，假趙良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虞夏商周春秋檮杌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言滿五車，事逾三篋。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捐，志折中之宜，亦何取焉。

起居注

注

經籍志曰史官記注時事略有數等書摘前之曆置有時政記載柱下之見聞有起居注類例則爲會要粹編則爲實錄總之以待異日之采擇非正史也昉于蕭梁歷世靡缺宜夫執簡而書盡繇據實借箸之筴無不目覩而來鵠于此乃有三歎焉謂宰臣密畫史官不聞次第周行檢錄制奏與冗吏同工而已嗟乎史者當國之龜鏡萬載之眉目也以彼雲諏波訪勸編刋筆猶難勝其任而顧令失職如此哉

儀注

仁禮一原仁不可見而禮可見故聖王治世禮爲大寫

孔子之適周也於柱下史學禮焉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與弟子言仁也曰克己以復禮蓋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序辯說得其黨官政得其施凡衆之動得其宜禮備而仁在矣後世禮教放失遺經出魯淹中者什不得一然明君察相因時立制制定而民安之卽謂禮至今存可也漢興叔孫通曹褒雜定其儀唐宋以來斟酌損益代有不同而適物觀時類有救於崩敝亦何必身及

商周揖讓登降於其間。乃爲愉快乎哉。